

春秋左傳正義

八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孫氏

僖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

五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

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疏注隕落至而書

而不可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正義曰隕落釋詁

文公羊傳曰曷為先言霄而後言石霄石記聞聞其碩然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隨聞見先後而記之也傳稱隕星

也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隕文倒故解之彼見星之隕不見

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故文異也三十三年書隕霜者亦見在地之霜不見在天

之驗故霜上言隕與此同也星石霜言隕雪雹蟲言雨者

其狀似雨者稱雨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

不似雨者即稱隕疏注是月至故

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書正義曰

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月令諸言是月皆是前事之月知此是隕石之月也石隕

鷁退俱是宋事事相類而同時告故重言是月嫌同日也告者不以鷁退之日告故言是月以異之鷁水鳥者相傳為然春秋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鷁字或作鷁廣志云鷁古退飛者今以其首為船頭莊子去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亦孕是也鳥飛不能自退傳言風也是鳥高飛遇風而退却也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亦隨見先後而書之魯史而記宋事知其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



故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斂故書日

疏注稱字至書日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為氏而規杜

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夏四月丙申郕季姬卒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臨淮郡左右正義曰淮水

必是會于水旁不得會于水內杜牧指其處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子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嫌星使石

隕故重言隕星注但言至隕星正義曰下云風也是風使

疏言隕星以明所隕之石如是星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則星之在上其形不可知也古今之說星隕至地皆言

為石經書在地之驗故言隕三傳不在天之時故言隕星不知星之在上其形如是石也為書既隕始變為石聖賢

不說難得而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

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

曰是何祥也吉凶正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鷁退能為禍

福之始故問其所在**疏**注祥吉至所正義曰中庸云國家將

先見善惡異名吉之先見謂之祥凶之先見謂之妖此摠大祥者彼對文耳書序云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五行傳

去青祥白祥之類惡事亦稱為祥祥是摠名公問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故杜并以吉凶解之言吉凶先見皆為祥也襄公以為石隕鷓退能為禍福之始故問其所在蓋當慮其在已故問之

對曰今茲魯多

大喪 今茲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

終 魯喪齊亂宋襄不終別 **疏** 注魯喪至知之正義

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事不說知之所由或觀政教刑法或他事別有占驗故云**

別以政刑他占知之言知之不由石鷓也劉炫去政者若周大夫入陳竟見官職不脩君臣南冠如夏氏知簡夷將亂子貢見公執玉卑知其替死也刑者若夷吾忌克多怨

君子知其不終也吉凶有二陰陽調序四海玉燭時吉也陰陽錯逆寒暑失度民多癘疫五穀不登時凶也父慈子孝君義臣忠人吉也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人凶也

一退而告人曰君失

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

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叔與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者議故退而告人 **疏**

注言石至告人 正義曰劉炫去言是陰陽之事也則知事由陰陽若陰陽順序則物皆得性必無妖異故去陰陽

錯逆所為非人吉凶所生也傳稱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灾生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之類

皆言人有愆失乃致陰陽錯逆而去陰陽錯逆非人所生者石隕鷓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去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

吉凶協此石鷓之異耳非始從石鷓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之間是不知

陰陽而空問人事故去君失問也叔與若以實對當去由君愆失致有此異今乃別以政刑他占橫說齊亂魯喪自

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以此言也服虔云鷓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墮鷓退吉凶所從而生故去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為說也今刪定以杜注去石鷓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則陰陽錯逆自然有此非由人事之失致此錯逆又吉凶不由石鷓所生故傳云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是吉凶不由石鷓石鷓不由於人則吉凶之來別由人行得失耳故釋例云或異而無感或感而不可知如此之類是也其傳云亂則妖災生洪範曰狂悖雨若此皆假之陰陽以為勸戒神道助教非實辭也但聖賢之說未知孰是故兩載其義以俟後賢

吉凶由人吾且不敢逆君

故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君問吉凶不敢逆之故也他占以對

疏

注積善至以對

正義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凡文言文也言將來吉凶由人行所致行善則有吉行惡則有凶吉凶自由於君不從石鷓而出吾不敢逆君之心故假他占以對之

夏之齊伐厲不克救徐

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

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

出大原

疏

注狐廚至入河正義曰汾水從平陽南流南入河折而西入于河臨汾縣在汾水北狐谷疑是

狐廚乃在縣之西北則狐廚受鐸皆在汾北狄自北而侵南涉汾水至于昆都昆都在汾南也

王以戎

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伐京師以來遂為王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終管仲之言十

二月會于淮謀節且東略也

節為淮夷所病故城節

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

而還

役人遇厲氣不堪
又駐故作妖言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
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疏

注項國至諱之
正義曰知非師少不言師而言諱

之者沈去襄十三年傳去用大師焉曰滅此既稱滅故知
用大師劉炫去案傳齊人以為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
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秋
故不稱師炫不達此旨以為將卑師少以規杜過非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今魯國卞縣

疏

夫人至于卞
正義曰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踰閭今出會齊侯無譏文者凡
夫人之行得禮失禮古書其事善惡自明故於文悉無褒

與此時公為齊人所止夫人會
以釋之縱使違禮不合照責

九月公至自會

公既

見執于齊猶以
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與僖公八同
盟赴以名

疏

注與僖至以名
正義曰元年盟于葵
三年公子友如齊泺盟五年于首止七

年于甯母八年于泚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杜丘四年與
屈完盟于召陵諸侯皆在公亦與焉故為八也同盟相赴
以名主謂當時兩君但與其父盟亦得以名
赴其子耳與僖盟既多故不復通數莊閔也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

之役也

英氏楚與國婁
林役在十五年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

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
司在十五年

惠公之在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

過十月不產 懷子曰孕

疏

注過十至曰孕 正義曰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又家語云人十月而生故知過期過十月也易稱婦孕不育說文云

孕懷子也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卜招父

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

男曰圉女曰妾

圉養馬者 不聘曰妾

疏

注圉養至曰妾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馬

有園牛有牧內則去聘 則為妻奔則為妾是也

及子圉西質妾為官女

焉

官事秦 為妾

師滅項

師魯

淮之會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 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

春秋正義卷十二

六

詩書

以為討而止公

內諱執 皆言止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

侯于卞

聲姜僖公 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

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恥見執故託 會以告廟

疏

猶有

至諱之也 正義曰實無諸侯之事 而言至自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

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 公子

無 衛

少衛姬生惠公

公子 元

鄭姬生孝公

昭 公子

葛嬴生昭公

潘 公子

密姬生懿公

商人 公子

宋華

子生公子雍

華氏之女子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疏

注雍巫至易牙

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

亦有寵公許之

立武孟

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乙亥月八日

易

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

內寵內官之有

權寵者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春秋正義卷十二

至

亥赴辛巳夜殞

六十七日乃殞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

人伐齊

納孝公

夏師救齊

無傳

五月戊寅宋師

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

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贏齊地

狄救齊

無傳救四公子之徒

秋八

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葬亂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

人伐衛

狄稱人者史異辭傳無義例

疏

注狄稱至義例曰決上狄救齊不稱人

正義

也於例將甲師衆稱師將甲師少稱人謂中夏諸侯之例此稱邢人是將甲師少者夷狄既無爵命非有君臣之別

文多稱戎稱狄令君臣同文或單稱狄或稱狄人是時史異辭非褒貶也穀梁傳曰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其意以為上已救齊今復伐衛救齊故進之稱人左氏無此義故為史異辭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

人殺無虧以說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霸故

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傳疏注楚金

義曰考工記云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利故

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夏五月宋敗

春秋正義十一

八

揚瑞

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孝公立而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蒍圍衛侯以

國護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

從焉燬衛文衆不可不聽衛而後師于訾婁

陳師訾婁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梁伯益

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命曰新里秦

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例在成十五年

疏

注稱人至從赴正

傳例不以名為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
義曰此云宋人執滕子下云邾人執鄆子二君於傳無不
道之狀而皆稱人以執是宋公欲重其罪以罪及民告故
史從而書之以示虛實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
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之書
之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傳隨而著其
本狀以明得失也滕子鄆子皆稱人見執宋欲重二國之
罪故以不道赴或名或不名從所告之文也傳具載子魚
之辭以虐二國之君見義明非罪也杜言書名從赴者諸
侯被執其罪與不罪直以執者稱人稱侯為異傳例不以
書名為義釋例曰諸見執者已在罪賤之地書名與否非
例所加故但言執某侯也其意言被執已是罪賤書名更
無可加故不復以名為義既不以為義而被執者有名與
不名知其
皆從赴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春秋正義十一

九

楊

無傳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
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疏

注曹雖至

見圍 正義曰哀十二年傳曰諸侯之會侯伯致禮地主
歸餼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傳曰曹人致餼禮也春秋
諸會於國都者即以國都名為會地地主不序於列此會
地於曹南則在曹之都也在曹之都而曹人在列是曹雖
與盟而心猶不服秋宋人圍曹傳曰討不服也以不服而
被圍知此地以曹南即是不服之狀明是不肯致餼無地
主之禮以此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
秋而見圍以秋見圍知此時不服故注言之
鄆子會

盟于邾

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鄆
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疏

注不及至如會正

義曰諸侯盟于曹南鄆子欲往會之未至於曹諸侯既罷
以邾既盟訖故如邾會之本意欲往會盟未至於曹諸侯
已去其實至於邾國故書會盟于邾言其意欲盟也二十
八年踐土盟下云陳侯如會彼謂往至會所此不至會所

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襄七年鄆之會下鄭伯驍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亦不至會所而云如會者其意欲會而在道身喪故亦書其所至義與此同但卒執事異故文異耳鄆子不及曹南而至於邾國蓋宋公知其不在邾故使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子執之

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疏注稱人至他命正義曰昭專不得託之於他命疏十一年楚執蔡世子友用之

與此執鄆子用之皆惡其無道直書用之言其若用畜牲所以惡楚宋也惡宋而以邾自用為文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事實惡宋亦所以惡邾也傳稱用之于社而經不書一社故云赴不及也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社本刪定知不然者以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今鄆子既同畜牲而用當云邾

人用鄆子于社今不云于社故知赴不及則春秋正義十二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亦赴不及也李侍秋宋人圍

曹衛人伐邢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齊齊亦與盟疏注地於至與盟正義曰地於

齊者言即以齊為所盟之地也傳稱陳穆公請脩相公之好而為此盟明是齊亦與盟地於齊而齊不序諸盟會以國都而地主不列於序者地主亦與盟會皆以此而知之耳梁亡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疏注以自至惡梁正義曰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滅之理此以自亡為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為梁

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所以深惡梁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讎動於民彼梁伯者虛與無虞之力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宮以盪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彘之先徵自亡之實應故不言秦滅梁而以自亡

文為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

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

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

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疏

欲以屬東夷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

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齊桓以德屬諸侯諸侯聚歸齊桓注睢水至用祭正義曰釋例曰汴水自滎陽

受河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縣入泗凡水首從水出謂之受流歸他水謂之入漢書之例為然

言汴從河出睢從汴出也次謂水旁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

春秋正義十一

二

李倚

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劉炫云案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於人於亳社彼亳社

舊不用久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今知不然者彼傳云始用人於亳社故知舊來不用此云使邾文公用鄆

子于次睢之社既不言始明知舊俗用之劉取彼而規杜過非也

司馬子魚曰古

者六畜不相為用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疏

注司馬至用馬正義曰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犬雞謂一六畜周禮謂之六牲養之曰畜用之曰牲其實

一物也此云六畜不相為用昭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彼注不云馬而以其餘當之明其俱為祭祀所用彼此

同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立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

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略舉一隅據有文者言之耳沈氏云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

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 小事不用大牲疏 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

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十一年傳稱鄭伯之詛使卒出殺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 而

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三亡國魯衛邢 **疏** 注三亡國魯衛邢 正義曰齊語云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嗣

桓公使高子存之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是也衛則狄滅之矣魯邢不滅而言亡

者美大齊桓之功耳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二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

春秋正義一二 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

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秋衛人

伐邢以報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於是衛大

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

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伯長也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

而兩宋人圍曹討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地主之禮故 子魚

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

崇崇侯虎

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

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妣也刑法也

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

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

之好也

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不書取梁者主名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溝壑

曰秦

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

疏

正義曰魯城南門

本名稷門今新作者新脩彼稷門更令高大因改名高門此事非有所據魯人相傳云然今時魯人其言猶如此也

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興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也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故為此言以異之釋例

曰言新意所起言作以興事通謂興起功役之事摠而言之不復分別因舊與造新也

夏郟子

來朝

無傳郟姬姓國

疏

注郟姬姓國正義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

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
而已無時君謚號不知誰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

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
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
注西宮至六年 正義曰穀
梁以西宮為閔公之廟禮宗

廟在左不得稱西宮也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
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此注取公羊為說

故云公鄭人入滑
入例在襄
秋齊人狄人盟

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
失土功之時 凡

啓塞從時
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
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

治之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
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疏

未卷上表一

十四

張明

注門戶至之例 正義曰傳唯言啓塞從時不知啓塞之
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

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
發從時之例則啓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為闔扇

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
云從時知從何時豈立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故

杜更為別說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門戶道橋所以開
人行路故以為啓城郭牆塹所以障蔽往來故以為塞雖

言無所據而理在可通此二事者皆官民之所開閉終當
須之不可一日而闕言從時者特從壞時而脩之不得拘

以土功時月也此新作南門者當時不是傾壞僖公欲脩
飾使高大耳非開閉之急得待土功閒月今以日至之後

興造此門故以土功之制譏之云書不時也傳既譏僖公
作門不時嫌門戶牆塹之類交急之事亦待土功之月故

別起從時之例言啓塞不須待時其新作門須待時耳杜
云城郭謂之塞亦得從壞時而治之所以春秋築城每云

書不時者謂非因破壞而輒脩理故謂之不時釋例曰門戶道橋城郭牆塹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者也故特隨壞時而脩之皆當其時而訖不必用土功之常時也故傳既曰書不時又曰啓塞從時重發以明二義其他急事亦包之也魯城南面三門隱公元年開一門故今南有四門僖公意更繕治高大稷門非啓塞之義而以日至之後興功故經書春傳曰書不時言失土功之時也啓塞之事猶得從宜而脩之

滑人叛鄭而服

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公子士鄭

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

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

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

鬪穀於莒兗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

春秋正義一

十五

張明

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

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

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

屈己之欲從衆之善

以人從欲鮮濟

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無傳為邢故

宋人齊

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

大旱

雩不獲雨故書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疏

注雩不至不收正義曰春秋之例旱則脩雩

季必為旱而經或書季或書旱者季而得雨喜季有益書
季不書旱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時季不獲雨故書
旱也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
月不雨未能成災而書夏大旱者此後雖得少雨而終是
不堪生殖從夏及秋五稼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
月而書之故書夏大旱也劉炫云大旱而不書饑者傳云
是歲也饑而不
害故不書饑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于孟
孟宋地楚始與中
國行會禮故稱爵 執宋公以

伐宋
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
諸侯所嫉故楚見眾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無傳為邾
滅須句故 無傳獻宋捷也
不言宋者秋伐

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
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十有二月癸丑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
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

本無會期間盟而
往故書公會諸侯
注諸侯至諸侯
正義曰諸侯之

又不告故魯史不得書之此由公往與盟見其得釋故書
之耳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故不

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
也此盟亦惣言諸侯不書其國似是公之後期故解之魯

先不屬楚公本無會期間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非後期
也公非後期而惣書諸侯者此則會孟之諸侯也一事而

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
序故後惣言耳非為魯公變文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謂軍敗

夏大旱公

欲焚巫尪

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入其鼻故為之

疏

注巫尪至焚之 正義曰周禮女巫職去旱暵則舞雩此以為

旱欲焚之故知巫尪女巫也并以巫尪為女巫則尪是劣弱之稱當以女巫尪弱故稱尪也或以為尪非巫也巫是

禱神之人尪是瘠病之人二者非一物也尪是病人天恐雨入其鼻俗有此說不出傳記義或當然故兩解之也擅

弓去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玄去

尪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去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彼欲暴人疾而求雨

故鄭玄以為覲天哀而下雨此欲燒殺以求雨故杜以為天哀之而不雨意異故解異也禮記既言暴尪又別言暴

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穡儉也勸分有無相濟

疏

注穡儉也 正義曰穡是愛惜之義故為儉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如此之類皆是務為儉也務為儉穡而脩城郭者服虔云國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脩城郭為守備也

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

不害

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

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為二十二任宿須

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睥與有濟之祀主

也大睥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

封近於濟故出祀之以服事諸夏與諸夏同邾人滅須

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成風為

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大

之祀保安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

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義曰蠻夷猾夏舜典文猾訓為亂故云亂諸夏也此注引昭二十三年傳當云叔孫婁曰徧檢古本皆作豹字蓋注

後即寫誤若封須句是崇睥濟而脩祀紓禍也

紓解也為明年伐邾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國而削弱

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伐邾取須句

注須句至須句正義曰上傳云須句子則須句子爵故云雖別國而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襄公之世鄆國屬魯

故知如顛史之比略不備書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胃于

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魯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楚告命不

以主帥人數故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

也得恤寡小之禮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

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之為下泓戰起初平王之

東遷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遷洛邑辛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疏其禮先亡矣

正義曰其中國之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

年傳舉其事驗疏注允姓至年信正義曰昭九年傳不必其年信曰先王居檣杓于四裔故允姓之茲

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是此戎為允姓也

彼注云瓜州今鄯煌則陸渾是鄯煌之地名也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故至今為陸渾縣十一年傳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則伊洛先有戎矣而以今始遷戎為辛有言驗

者蓋今之遷戎始居
被髮祭野之處故耳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

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
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對曰子

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

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婢子婦人之卑稱疏
注婢子婦人之

卑稱 正義曰曲禮云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以固

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
傳終史蘇之占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
富辰周大夫大叔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春秋正義卷十二

二十一

列昭

孔云
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疏
詩曰

至孔云 正義曰詩小雅正月之篇也毛傳云洽合鄰近云旋也言王者和合親比其近親則昏姻甚迴旋而相歸

附其詩之意欲令王親親以及遠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

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

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卑小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言

嘗戒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顯明也思 命 猶辭也

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疏** 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敬之至易哉 正義曰詩周頌

羣臣進戒成王之辭言為國君者宜敬之哉敬之哉天之 道唯明見思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奉承天命不易哉言

其承天命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 甚為難

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蠆蠆有毒

疏 逢蠆有毒 正義曰說文云蠆飛蟲螫人者也蠆毒

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蠆蠆毒 而況國乎弗聽八月 傷人曰蛆 張列字或作蛆

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春秋正義十一

獲公冑縣諸魚門 冑兜蓋魚 正義曰說文古冑

兜蓋首鎧也書傳皆云冑無兜蓋之文 楚人伐宋以 言兜蓋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

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

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 孫公孫固也言君

與天所弃必不可 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

未盡渡 司馬曰 子魚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

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疏

注門官至盡也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此門官蓋亦天子虎賁氏之類故在國則守門師行則在君左右近公故盡死也殲盡釋詁文舍人云殲衆之盡也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

二毛頭白有二

古之爲軍也不以阻

隘也

不因阻隘以求勝

寡人雖亡國之餘

宋商紂之後

不

鼓不成列

取以詐勝

疏

不鼓不成列鼓以戰因謂交戰爲鼓彼不成

正義曰軍法鳴

列而鼓以擊之是詐以求勝故注云取以詐勝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

宋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雖因阻擊之猶

恐不勝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

疏

且今至吾敵也正義曰

言用兵之法前敵無問彊弱不可遺留且復若留彊者還爲己害故曰且今之陳上不被損傷材力彊者皆能與吾相敵若其不殺還來害我是以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恩義於二毛之人

疏

雖及胡者

正義曰謚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耆壽也舍人曰耆耑也血氣精華耑竭

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耆而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耑也

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

今之勅者謂與吾競者胡奇元老之稱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言尚能害己

若愛

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言苟不欲

傷殺敵人則本可不須闢

疏

若愛至服焉

正義曰如猶不如古人之語然猶似敢即不敢若愛彼重傷則

不如本勿傷之若愛其二毛不欲傷害則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

三軍以利用也

為利

與金鼓以聲氣也

鼓以佐士衆之聲氣

疏

注鼓以至聲氣正義曰言金鼓

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為此前敵

儻巖未陳鼓而擊之可也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是鐃鐃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

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鐃且却哀十一年傳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是金有止鼓之時非盡用以聲氣注不言金見此意也

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

澤

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辛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疏

注楚子至鄭地正義曰以辛是

楚姓姜是齊姓故云楚女齊女耳亦無明文言之二者共以夫人冠之蓋俱是夫人禮無二適而有兩夫人者當時

借恣不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

師緡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

耳 **疏**

注師縉至截耳 正義曰書傳所言師曠師曹師

云俘取也馘獲也李巡云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郭璞云

今以獲賊耳為馘毛詩傳曰殺而獻其耳曰馘鄭箋云馘

所格者左耳也然則俘者生執囚之馘者殺其人截取其左耳欲以計功也 君子曰非禮

疏

注闕門限 正義曰釋宮云扶謂之闕孫炎曰扶門

也 戎事不通女器 闕門限謂門下橫木為外內

楚子入享于鄭 為鄭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

注用上至禮畢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

七獻子男五獻案儀禮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九獻者九為獻酬而禮

始畢也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 庭實

旅百 庭中所陳 注庭中至百也 正義曰饗禮既

之然鄭注周禮享禮兼燕禮食禮與殮禮略同掌客去饗

餼之禮其死牢如殮之陳上公殮五牢飪一牢陳在西階

之前正鼎九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

八鮮腊九從北南陳又有陪鼎三腳鼎一在牛鼎之後羶

鼎一在羊鼎之後曉鼎一在豕鼎之後腥四牢陳於東階

之前牢列九鼎無陪鼎也侯伯殮四牢飪一牢腥三牢子

未秋正義十二

二十四

揚雄

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
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然邊數亦然其邊豆之物者周禮邊
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麩蕡白黑形鹽膾鮑魚鱠
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加邊之實菱芡栗脯羞
邊之實糗餌粉飧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
醢醢昌本麋藟菁菹鹿藟茆菹麋藟饋食之豆其實葵菹
羸醢脾析麋醢蜃蚘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
蒲醢醢箔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此等所
陳雖為祭祀下亡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故三
十年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公食大夫禮亦有昌本之屬此
云加邊豆六品必是此等之物但傳文不具無以言之
加邊豆六品 食物六品 加於邊豆

籩豆禮 食器 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

以歸 二姬文 羊女也 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 不以 壽終

春秋正義十二 二十五 楊暉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

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言楚子所以師敗城 獲終為商臣所執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高 平昌邑縣

東南有 東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三同 疏 注

同盟 正義曰茲父以九年即位其年盟于葵丘十五年 于牡丘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盟于薄釋

宋公也案經盟于薄始云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未得 與盟而數之者以凡盟之法皆舍其前惡結其後好故宣

十五年楚人圍宋圍後始盟及城下之盟皆是其事今釋 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結之若未釋宋

公之前何須盟誓但經文欲顯公會之事故盟 在釋前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非也 秋

楚人伐陳

疏

楚人伐陳

正義曰傳稱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則是楚之貴卿也而稱人

者釋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此乃楚之初興未開周之典禮告命之書自生異同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成

二年以上春秋未以入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

冬十有一月杞子

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紕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絡以討其不

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終子魚之言得死為幸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

春秋正義十二

五

高

臣子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

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

伯曰子若國何

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也以為子玉不任令尹

對曰吾

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貴仕貴位其人

能靖者與有幾

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

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命無從亡人

懷公子圉亡人重耳

期期而不

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

召

偃子犯也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未期而執

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不可以貳辟罪也

疏注名書至罪也 正義曰策簡策也質形體也古之仕者於所臣之人書己名於策以明繫屬之也拜則

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名繫於彼所事之君則不可以貳心辟罪釋詁文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

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

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春秋正義卷十二

二十七

高郵

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

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

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

曰子以注成公至明之 正義曰何休膏肓難左氏**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故解之此杞成

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卒者人之終於終貶

之見其終身行夷禮也於時杞實稱伯唯此獨稱子是仲

尼以文貶之稱子貶之而曰子者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

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故貶之為子言

如夷狄之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

隱十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故也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

例赴以名則亦書之

謂未同盟

不然則否

謂同盟而

不以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

之宜不同故

疏

不書至敏也

正義曰隱七年已有例矣今重發者釋例曰杞侯降爵嫌有異

同故傳重發不書之例又更發凡者以明雖薨赴有法若或違之國史亦承告而書不必改正也赴以名則亦書之

者謂諸侯雖不同盟或以名赴也不然則否辟不敏者謂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書名以審違謬也

晉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在

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

春秋正義十二

二十八

吳者

而享其生祿

享受也保猶恃也

疏

享其生祿

正義曰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

於是乎得人

以祿致眾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校

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

衰趙夙弟

顛頡魏武子

武子魏驪

司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

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疏

注胥臣至大功也晉有曰邑蓋食采於曰邑字季子而

正義曰胥氏也臣名

為司空之官故名氏互見也不言狐毛賈佗而獨舉此五人者賢而有大功故也顛頡歸晉尋即被戮而言大功者

當為從亡之時有大功也晉語稱公子長事賈佗佗非不賢蓋傳文意之所在便即言之未必五人皆賢於賈佗

狄人伐齊咎如

齊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

疏

注齊咎如至隗姓正義曰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
彼言赤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別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為

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

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

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

春秋正義一二

二十九

李斌

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

疏乞食至載之正義曰晉語云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

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年志之歲在壽星及鷓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獲

於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

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

故螻蛄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

妻恐孝公怒其去正義曰晉語云齊故殺妾以滅口疏及齊至殺之正義曰晉語云齊

於齊而已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疏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

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有終焉之疏而謂公子曰

心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疏而謂公子曰

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疏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疏而謂公子曰

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疏而謂公子曰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疏而謂公子曰

無去志疏醒以戈逐子犯正義曰晉語云逐子犯曰

故怒疏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疏

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疏

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逐疏

行疏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疏及曹至觀之正義

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及曹至觀之正義

裸謂赤體無衣也駢脅非裸不見故欲觀其裸伺其浴乃正義

逼迫以觀之晉語云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正義

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孔晁云謀候也微蔽也注薄

迫至合幹正義曰薄者逼近之意故為迫也說文云駢

脅并幹也肋脅骨也廣雅去脅幹謂之肋孔晁云聞公子

脅幹是一骨故欲觀之通俗文曰腋下謂之脅如此諸說

則脅是腋下之名其骨謂之肋幹是肋

之別名駢訓比也骨相比迫若一骨然僖負羈之妻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為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

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 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

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 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殮反璧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

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

也啓開也也天之所啓 正義曰啓開也凡是天晉

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天其或者

義曰天意不可必知故言 或者謂天意或當然也君其禮焉男女同姓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一

吳志

其生不蕃蕃息也也男女至不蕃 正義曰禮取妻 不取同姓譬違禮而取故其生

子不能蕃息昌盛也晉語曰同姓不昏懼不殖也又曰異 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

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 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育災災育滅姓是故取辟同

姓畏亂災也周禮不得取同姓彼遂演 說其意耳未必取同姓者皆滅姓也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 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

在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 佗三人皆卿才

注國語至卿才 正義曰晉語云僂負羈言於曹伯曰晉 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乎宋公孫

言於襄公曰晉公子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
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僖
負羈言有卿才公孫固說其名氏知是一物故并引之

晉鄭同儕

儕等也

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

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

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

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

春秋正義十一

三十一

李滄

舍若不獲命

三退不得楚止命也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

鞬以與君周旋

弭弓末無緣者橐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

疏

注弭弓至逐也

正義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

頭曰齊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雖反俱以弭為弓末也詩云載橐弓矢則弓

矢所藏俱名橐也昭元年傳伍舉請垂橐而入注云示無弓則橐亦受弓之物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橐鞬二物必

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橐以受箭因對文而分之耳孔晁云馬鞭及弓分在兩手欲辟右帶橐鞬之文故云左

執子玉請殺之

畏其志大

楚子曰晉公子廣而

儉

志廣而體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

肅敬也

忠而能力

疏

廣而至能力 正義曰廣大者失於奢僭故美其能儉也文華者失於傲

慢故美其能有禮也能敬者失於褊急故美其能寬容也忠誠者未必有力故美其能勤也此四者每兩事相反而

美其能兼有之

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晉侯惠公也

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

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懷嬴子圉

妻子圉謚懷公故號為懷嬴

奉匱沃盥既而揮之

匱沃盥器也揮前也

疏

注匱沃至前也

正義曰說文云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日水臨皿然則匱者盛水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三

李浦

器也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匱盛水為公子澆水今公子洗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前汚其衣故云揮

也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匹敵也

公子懼

降服而囚

去上服自拘因以謝之

疏

注去上至謝之

正義曰晉語說此事云公子

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而納幣且逆孔晁云歸懷嬴更以貴妾禮迎之也服虔云申意於楚子申

於知己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己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

有文辭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河水

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公賦六月

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

晉必能斥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

注六月至放此 正義曰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
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
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
又昭元年云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
者不是首章今刪定知不然者以文四年賦湛露云天子當
陽又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若取餘章者傳皆指
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是也所以令尹特言大
明首章者令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別
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摠皆如此劉 趙衰曰重
以春秋賦詩有不取首章以規杜氏非也

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階下

一級辭公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子稽首

重耳敢不拜 詩首章言斥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四

魏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

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疏 天王出居于鄭 正

義曰出居實出奔也出謂出畿內居若移居然天子以下為家所在皆得安居故為天子別立此名釋例曰天子

以天下為家故傳曰凡自周無出今 晉侯夷吾卒 以出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於別國

文公定位而後告 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

告入也 納重耳也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

羈縻從君巡於天下

羈馬羈縻馬縻

疏

注羈馬羈縻馬正義曰說

文云羈馬絡頭也又曰馬絆紕係也少儀云犬則執紕牛則執紕馬則執鞫服虔云一曰犬縻曰紕古者行則有犬杜今正以紕為馬縻者紕是係之別名係馬係狗皆得稱紕彼對文耳散則可以通巡於天下用馬為多故主於馬耳

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

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

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疏

注子犯至

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暵日
暵日正義曰諸言有如皆是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如
暵日有如白水皆取明白之義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
有如上帝有如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同也
投其璧于河質信於河
濟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五

魏晉

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

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曰城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懷公遣軍距重耳

秦伯

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解縣西北有郇城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

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

文公之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

亦不告也

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

書于策

呂卻畏偏

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偏害

將焚公宮

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

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年在五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

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獵女為惠公

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

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夫祛猶在正義曰夫

辭也彼時斬祛之恨今日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

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

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一 許

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

其無蒲狄乎○蒲人至狄乎 正義曰言獻公之時君為狄

國人余未事君何有恩義於君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言有人在蒲在狄為君猶是也齊桓公置

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

何辱命焉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眾豈唯

刑臣被奄人故 稱刑臣○行者至刑臣 正義曰公言女其

念舊惡則出奔者甚眾多矣豈唯刑臣一人乎言畏罪者皆將去公見之以難告告

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濟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卻

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疏**注新有至紀綱正義曰新有呂

卻之難國未輯睦恐晉人情不可信故秦伯以兵衛文公也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絲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

別理絲縷諸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初晉侯之

取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賢左右小吏**疏**注頭須至小吏正

義曰一曰里鳧須者史記謂之里鳧須與傳文不同必有一謬故辨出其別不敢正之鄭玄周禮注云賢未冠者之

春秋正義十二

三十七

詩

官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

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

心覆**疏**沐則心覆正義曰韋昭云沐則低頭故心反覆也心覆則圖反

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

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

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言弁小怨所以能安眾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

二之趙姬請逆盾與母趙姬文公女也盾子

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

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

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

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

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

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疏下義至處矣正

天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在上者以立君之勲

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姦也居下者義其罪是下欺上也

居上者賞其姦是上欺下也如此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

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

對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

借俱也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

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

人

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入滑在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

伐滑

堵俞彌鄭大夫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子二

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春秋正義十二

二十九

徐仁

事在莊二十一年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為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

無親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

疏

大上至及

也 正義曰曲禮云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立以大上為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則以大上其次為世代之

先後也襄二十四年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以立德謂黃帝堯舜立功謂禹稷立言謂史佚周任則

以人之賢愚為上次非復年代之先後也然則大上謂人之最大上上聖之人也以德撫民唯能是用不簡親疎也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以漸相及而至於遠人為下周公親親之事張本也周公亦是上聖不以德而先親者

制法為後不獨為身
聖人之身不恃親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

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

原酈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榮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

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酈國在始平鄆縣東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

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邠城凡蔣邢茅

胙祭周公之胤也
胤嗣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

南有胙亭昔周至胤也
疏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次也
故通謂國衰為叔世將亡為季世昔周公傷彼

春秋正義十二

四

徐仁

夏殷二國叔世疎其親戚令使宗族之不同心以相斥輔
至於滅亡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蕃籬屏蔽周室

言封此以下文武周公之子孫為二十六國也此二十六
國武王克商之後下及成康之世乃可封建畢矣非是一

時封建非盡周公所為富辰盡以其事屬周公者以武王
克殷周公為輔又攝政制禮成一代大法雖非悉周公所

為皆是周公之法故歸之於周公耳昭二十八年傳曰昔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

人彼言由其克商乃得封建兄弟歸功於武王耳亦非武
王之時已建五十五國其後不復封人也昭二十六年傳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
周昭九年傳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則康王之

世尚有封國非獨周公時也且見於經傳者管叔蔡叔霍
叔周公攝政之初以流言見黜則三叔之國已足武王封

矣尚書康誥之篇周公營洛之時始封康叔于衛洛誥之
篇周公致政之月始封伯禽于魯書傳稱成王削桐葉為

珪以封唐叔如此之類不得為武王封也凡蔣邢茅庶

周公之胤也豈周公自封哉固當成王即政之後或至

王之時始封之耳注弔傷至兄弟正義曰弔傷俱是

悼往之辭咸訓為皆故為同也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

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謂三代之末世知此二叔亦二代之

末世也二代之末踈其親戚以至滅亡周公創其如此故

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蕃屏者分地

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扞也鄭眾賈逵皆以二叔

為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

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

之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故杜同之注十六至縣東正義曰

義曰文之昭者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為穆故

文子為昭武子為穆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

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耳非武王時十五而

周公加一也此十六國所在之地蔡邕魯衛郕曹滕七國

當時皆在已經解訖霍在閔元年原在隱十一年郕在此

年春亦已解訖其毛聃闕故唯解管雍畢鄆也武穆四國

晉時見在故唯解應韓邢也周公之胤邢國見在隱七年解訖凡祭闕故唯解蔣茅胙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

穆公下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曰常棣之華鄂不

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韡韡之盛其四章曰兄

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訟爭貌言內雖不和疏

召穆至其侮 正義曰常棣之詩周公所作故周語說此事云周文公之詩曰即明是周公作也召穆公厲王時人於時周德既衰兄弟道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收合宗族於成周為設燕會而作此周公樂歌之詩曰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外發實韡韡而光明以喻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彊盛而有光輝乎言兄弟和睦實彊盛而有光輝兄弟和睦則彊盛如是然則凡今日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也其四章曰兄弟或有自不相善可爭訟于牆內若有他人侵之則同心合意外禦其他人之侵侮也 注類善至小雅 正義曰類善釋詁文糾者聚合之意故為收也召穆公厲王宣王之臣詩江漢序云命召公平淮夷經曰王命召虎是也思周德之不善故知是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也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天子疎之召公雖則聚會不能使之親也於會之上作此周公之樂歌欲感切宗

春秋正義十二

四十二

卓定考

族使相親也劉炫云杜云常棣詩屬小雅明是周公所作也 注常棣至韡然 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

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山中有棣樹子似櫻桃可啖鄂鄂然華外發者華聚而發於外鄂鄂然而光明也不韡韡乎言其實韡韡也古之人語有聲而倒者詩文多有此類 注閱訟爭貌 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炎云相很

戾也李巡本作恨注云相怨恨以心相怨恨而為閱是為爭訟貌也 如是則兄弟雖

有小忿不廢懿親 懿美 今天子不忍小忿

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

德之大者也 庸用也 暱親也 即龍耳從昧與頑用器

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 崇聚也

疏

庸勲至茲之大 正義曰親暱尊是愛敬之辭也即從與是依就之意也其庸即用也用其有功勲者親

其親族親者暱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此四事是德之大者也即訓就也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噤者此四事是茲之大者也勲親近賢據事上為名聾味頑噤據身上為名以狄無他事故於耳目心口之上為惡名耳下文各以四事覆之唯棄嬖寵而用三良是言鄭伯之賢與上文倒隨便言耳杜言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如杜此注則謂鄭伯尊賢與上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鄭有平惠之勲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又有

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

弃嬖寵而用

三良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

為近

道近當暱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

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

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噤狄皆則之

四茲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

故封建之

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

其懷柔天下也猶

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

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茲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 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

志 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 武之功業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

出狄師 二子周 大夫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

以其女為后 **疏** 王德狄人 正義曰荷其恩 者謂之為德古人有此語也 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功

勞也有勞則 望報過甚 狄固貪怵王又啓之 **疏** 狄固貪怵 正義曰方言云殺

人取財 曰怵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 遠之則忿怨無已猶己也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春秋正義十一

四十四

王玩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 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

公奔齊 奔齊在 十二年 王復之 在二十 二年 又通於隗氏 氏

王所立 狄后 王替隗氏 替廢 也 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

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 周禮王之御 士十二人 **疏** 注周禮至二人 正義曰周禮無御士 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

有二人掌王之燕令鄭玄云燕居 時之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寇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先后惠后也誅大 叔恐違先后志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國人納之 坎飲周地在 河南鞏縣東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

富辰

原毛皆采邑

疏

注原毛皆采邑伯蓋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

正義曰此原伯毛

臣仍為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故云皆采邑也

王出適鄭處於汜

鄭南汜也

在襄城縣南

疏

注鄭南至縣南則鄭之西南之竟南近於楚西近於周故王

正義曰南汜是襄城縣南

處於汜及楚伐鄭師于汜皆以為南汜其東汜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汜南故為東汜各

隨其所近而言也

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

子臧出奔宋

十六年殺子華故

好聚鷓鴣冠

鷓鴣鳥名聚鷓鴣羽以為冠非

法之

疏

注鷓鴣鳥至之服鷓鴣一名為翠其羽可以為飾樊光云青羽出交

正義曰釋鳥云翠鷓鴣李巡曰

春秋正義卷十二

四十五

揚疏

州郭璞云似燕紺色生鬱林說文云翠青羽雀也案漢書尉他獻文帝翠鳥毛然則鷓鴣羽可以飾器物聚此鷓鴣羽以為冠

鄭伯聞而惡之

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八月

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

衷猶適也

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詩曹風刺

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

詒伊慙其子臧之謂矣

詩小雅詒遺也慙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

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夏書逸書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疏

注夏書至為宜

正義曰此是大禹謨之文以說禹事故傳通以其篇為夏書彼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

五行序曰成水土既治是地平其化五行既序
是天成其施杜雖不見孔傳於義亦不相違也
宋及楚

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鄭卿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

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胾

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

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
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

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
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冬王

春秋左傳卷一

四十六

揚瑞

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之寵

子帶鄙在鄭地汜鄙野也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

官守官守王之羣臣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

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

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

服降名禮也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疏

省視官具 正義曰鄭伯與三大夫每日親自省視當國官司令具其器用送之於汜而後聽其私政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人將伐邢

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

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疏

注衛邢至罪之曲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

正義曰

姓名傳去同姓也故名然則諸侯位貴居尊故不斥其名書名則是罪絕之事故去罪之也

夏四月

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同盟

疏

注五同盟燬以元年即位四年

盟于召陵五年于首止八年于洮九年于葵丘十五年于牡丘皆魯衛俱在是五同盟也

宋蕩伯

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

非禮

疏

注伯姬至故書冠之知為宋大夫蕩氏妻也婦者對姑之文姑

即伯姬故知自為子來逆婦公羊傳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

踰竟足婦人越竟逆婦非禮也以非禮故書之紀裂繻來逆女此云逆婦者姑自來逆故即稱婦也宋有蕩氏者宋

相公生公子蕩蕩生公孫壽壽生蕩意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則此人字蕩也故云蕩氏妻

宋殺其

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頓

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與師

見納
疏
注頓迫至納故 正義曰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也楚人納之知其出奔楚也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一舉兵而行此兩意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明此圍陳納頓子正是一事釋例曰傳

稱諸侯納之曰歸今經諸稱納者皆有與師見納之事不待例而自明故但言納不復言歸歸納不須兩見故云頓

子不言歸與 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
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疏**
注洮魯至賜族 正義曰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

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禮先君既葬則嗣子成君此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釋例曰文公

欲平莒於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備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免

喪至於此盟會降以在喪自名猶武王伐紂稱天子喪後經隨而書子傳從而釋之曰脩文公之好也是說書子事

事之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邲

城掖以赴外殺之
疏
掖以赴外 正義曰

臂投之城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 **正月丙午衛侯**

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

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

勤納王也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斥輔周

室

疏

繼文之業 正義曰言欲繼文侯之功業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今日納王是為可矣

使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

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疏

注黃帝至為吉 正義曰大戴禮五帝德

曰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晉語云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

韋昭注云濟當為擠擠滅也史記稱黃帝伐炎帝之後于阪泉之野炎帝即神農也黃帝將戰卜得吉兆今卜復得彼兆故以公曰吾不堪也

為吉也

公曰吾不堪也

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

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

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乾下離上

大之睽

兌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

曰吉遇公用亨

于天子之卦

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

饗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

言一筮

疏

戰克而王饗

正義曰卜遇黃帝吉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是王亨也

且是卦也

方更揔言二卦之義不繫

於一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

可乎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

之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輪大有亦有天子

降心之象乾尊離卑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

故曰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温故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

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

醴命之宥既行享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隧弗

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疏注闕地至而下正義

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泉隧而相見是闕地通路曰隧也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

須謹慎去墳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

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櫜茅之

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南河陽樊不服

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

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

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秋秦晉伐都都本

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疏注都本至都縣正義曰言

而滅故彼縣專得郡名當此秦晉伐郡之時國名為都
所都之邑名商密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者正謂戍
郡國也析是都之別邑戍人居析地為商密之援

關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關克申公
子儀屈禦楚

寇息公子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秦人過析隈

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析楚邑一
名白羽今

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析得宵坎血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掘地為坎以埋盟之
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

春秋正義十二

五十一

許慎

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
既降

析戍亦敗故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
言晉

者秦為
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
圍陳冬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謀闕
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

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
貫

周守原
大夫也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狐溱
狐毛

之子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

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

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勃鞞披也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言其廉且仁不忘疏注言其至行也正義曰杜以徑

君也徑猶行也疏猶行者以傳文為徑故釋為行上

讀為義劉炫改徑為經謂經歷飢餓故使處原從披

下屬為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言也

春秋正義卷十一

五十二

五宗

善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

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公逐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北穀城縣西有

地名疏齊人至弗及正義曰於例將卑師少稱人將

鄆下疏卑師眾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穀梁

傳曰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此傳

無解或如穀梁之言美公能逐其師若言追大師然變文

以美公猶嘉季子之獲而書莒挈也公追戎于濟西不言

所至此言至鄆者美公遠追能遠至齊地故書之也相十

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不書侵伐我有辭也此

齊人侵我討洮向二盟與莒和好我亦無罪而書侵者於

時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相公之子欲以盟主自居

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非有正禮可辭齊侯容得侵伐故

從本夏齊人伐我北鄙孝公未入魯竟衛人

先使微者伐之

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也乞不保得之辭

疏注公

子至之辭

正義曰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去大夫者大夫是摠辭也今定本為魯卿乞則自我之心得否

在於彼國乞者執謙之意不保必得之辭釋例曰凡乞者深求過理之辭執謙以偏成其計故雖小國之乞大國大

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臧宣叔卻錡乞師是也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計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

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公羊傳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為內

外同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穀梁亦

同其意以為兵凶器戰危事用師必有死傷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

秋楚人

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

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傳例曰師

春秋正義十二

五十三

王宗

能左右之曰以

公至自伐齊

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

茲平

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

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北盟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

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

展喜犒師

勞齊師

疏

注勞齊師正義曰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帥之名也服虔去以

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勞苦謂之勞也魯語去使展喜以膏沐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

柳下

疏

注柳下惠正義曰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

邑名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

字禽是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 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

所以 疏 注如而至當恐 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

當恐 攘椽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但有楠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取故改如為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罄在縣

春秋正義十二

五十四

徐宥

下無粟帛炫乃以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 載載書也

大師職之 職主也大公為大 相公是以糾合諸

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斥救其災昭

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相之

功 率循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用此舊盟故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

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

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祝融

以此罪責而伐之 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

疏

注祝融至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其祀正

義曰楚世家云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為高辛氏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帝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不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孫熊繹成王封於楚是祝融鬻熊皆為楚之遠祖也自祝

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其間或兄弟伯叔相及皆為君故年多而世少或可轉寫誤劉更無別文以意而規杜氏未為得也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

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熊摯楚嫡

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疏

注熊摯至夔子正義曰傳言熊摯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適子有疾

不得嗣位楚世家無其事不知熊摯是何君之適何時封夔案鄭語孔晁注云熊繹玄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吾是以失楚又

何祀焉

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

秋楚成得臣鬬宜申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宋以

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左右謂進退在已凡師至曰以正義曰能左右者為欲左

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求助於諸侯而專制其用征伐

進退帥意而行故變會及之文而曰以施於匹敵相用者

若伯主之命則上行於下非例所及也吳雖大國順蔡侯

之請自將其眾唯蔡侯之命故亦言以吳子也傳例稱師

則諸不言師者皆不用以為例也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

賈許穎既不守例為斷又亦不能盡通諸以唯雜取晉人

下以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以大也寘相公子雍

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

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春秋正義卷第十二

